

【家事直播】

我给老伴当护工

□王志英

一辈子我没有伺候过人，更没有伺候过老婆，不是她不需要，而是我以前太憨太傻——从来没有主动关心过她。

我俩1958年结婚，距今已56年，她为我生育了两男三女，而在她坐月子期间我却没有回家照顾过她一次。那时家里上有老、下有小，我常年在外工作，家里只有她一个劳动力，一年到头她几乎长到地里了。一次，我星期六回家，晚上她还忙着浇了一整夜的地，而我却不知道替她一次。

那时时兴土布，她就利用农余时间和晚上、雨天不能去地里干活的时间，在家纺线、织布、做衣裳。她经常对我说：“男人外边走，带着老婆一双手。你穿衣给我讲究点，不要丢了你老婆的脸！”

对我，她似乎从未要求过什么，而在我需要的时候，她却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并陪伴在我身边。记忆犹新的有这么几次：一次，我被一位搞派性的领导隔离审查。她怕我吃不饱，就一月两次送干馍片给我，酷暑寒冬，风雨无阻；隔离审查时，我被折磨得下肢瘫痪，住院期间，她又日夜护理。后来，回家自养，她又像照顾小孩一样，给我喂水喂饭，擦背按摩。以后几次因病住院，她又寸步不离，直到我脱离险境……

可以这样说，她是我家的“头等功臣”，而她却没有享受过一天清福。随着衰老的步步逼近，我开始有所觉悟，这觉悟让我深感不安，觉得“太对不起她了”。

老天爷就像要考验我的诚

意似的，老伴突然住院了，这是她第一次住院，要做置换膝关节手术。

老伴住院十八天，我要求亲自去护理，但儿女们死活不准，说有他们哩，非让我回家休息不可。人是回了家，心却在医院里，真是整日坐卧不宁，寝食难安。我只好天天一大早就骑着电动车往医院跑，问老伴想吃什么喝什么。她爱喝汤，我就给她买“紫菜鸡蛋汤”。她爱吃肉，我就买小笼包。为了补充营养，我天天给她炒鸡蛋……一天总要跑两次医院，停六七个钟头。不是不放心，就是不安心，哪怕在病房里闲着，我也心甘情愿。

出院回家后，我就当起了“正式护工”。喂饭喂水，洗脸擦身，烧水洗脚，陪她练腿，这些

事尽管从来没做过，但我非常有耐心。就说洗脸擦身吧，我先把冷水烧个半开，再取来脸盆，倒上凉水，加上热水，达到热而不烫的程度。然后，把脸盆端到她的床前，让她坐起来洗脸、擦胸、擦胳膊，我再给她擦脊背、擦肩膀、擦胳膊窝……再如做饭，我是门外汉，只得从头学起，师傅就是老伴，有不会的地方我就问她，经过几天锻炼，总算能把生的做成了熟的。一天下来，我累得筋疲力尽，却毫无怨言，而且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老伴一年四季做家务活的艰辛。

给老伴当护工，不但圆了我的“回报”梦，而且越伺候越亲近，越伺候情越深，真想再活五十年重新品尝夫妻之间的情意。

【家有长辈】

爸爸是我的大树

□徐佳西

不论怎样，我都知道，在河的对岸，有棵伟岸的大树永远地爱我！

“姐，今晚爸爸要加班，和妈妈说我家晚些回去。”爸爸的电话好像自动回复似的，差不多天天加班。别的同学都有爸爸陪着一起玩，一起闹，一家人团聚。我何尝不想？可我的爸爸不行，他有工作，有活动，有各种各样的事情。

前不久的一天，在KTV唱歌，爸爸突然说他那天无事，要来听我唱歌。我激动得顾不上穿外套，一路小跑沿楼梯跑了下去，想给他一个有力的拥抱，想挽着他的手上楼，想告诉他我心里的所有。我站在寒风中好长时间了，他却发来短信：“爸爸马上出发。”半个多小时后，爸爸终于到了。可当我点上一首唱给他的歌，前奏还没放完，他就又急匆匆忙着出去接电话了，我毫不犹豫地切了歌。朋友说：“还没唱呢，怎么给切了？”我说：“我爸爸不在，唱什么唱！”

终于，爸爸回来了。等朋友一曲终了，我重新点回了那首筷子兄弟的《父亲》。唱第一句的时候，我的泪就涌入了眼眶。

“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感谢你”，我从没有向我伟岸的大树说过谢谢，我没有！

“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，微笑着说回去吧，转身泪湿眼底。”每次在和你通完电话后，我都无所谓地笑一笑，很轻松的表情，可当我转身回到我的房间时，会算时间，算从现在到你回来还有多久。

太多太多，我无法言说，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，我这棵伟岸的大树和别的小朋友的爸爸不同！

亲爱的大树，你知道吗？和你一起学数学，是我最快乐的时光，虽免不了会有争吵，可是没有争吵的人生不完整。和你一起用新方法解出数学题时，我是多么高兴，第二天到学校，会骄傲地和同学说：“这是我跟我爸爸研究出来的新方法，和你们的不一样！”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催你回家吗？你有白头发了，你的皱纹加深了，你的鼻梁上架老花镜了，我不忍心让这棵伟岸的大树在风华正茂的年纪，有他不该有的沧桑！

《父亲》里面唱：“时光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。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。”我真的不想让我的大树变老！

有你在就天不怕地不怕，我停在你的树荫旁，和你说说话，给你浇浇水。如果有一天，你真的老了，我会用我的树荫，像你环抱我似的，将你紧紧拥入怀中！



【左邻右舍】

插图
巴巴熊

我给邻家娃娃留个门

□吴永亮

正月初一上午九点左右，门外传来“爷爷、奶奶”的清脆童声，不用问就知道是邻家刘锦泽小朋友来了。小朋友身后，是他爸妈笑盈盈的面孔，还有拜年的问候。泽泽在爸妈教导下，竟然把“拜年”说成了“拜拜”，一时笑声涌满房间。

邻居到家里来拜年，这是我自1980年走进城市生活后第一次遇到。一时间，温暖涌上心间，更有些感动。

事后我想，这感动的一幕应该源于去年夏天那次不经意留下的门缝吧。去年8月的一天，我和爱人各自抱一摞东西急匆匆开门进屋。等放下东西，打开空调，才想起关门的事。此时，门缝里露出一个孩子的小脑袋，一双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我。啊，那一刻，我几乎不敢动，怕吓着孩子。稍停片刻，我伸出双手做出拥抱的手势。不承想，孩子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孩子妈妈跑过来，我连声说对不起，可能吓着孩子了。孩子妈妈说：不要紧，眼生，一会儿就好。孩子好多次想来串门……

我和爱人说：快让孩子进来吧。在我们强烈要求下，孩子和妈妈终于走进我们家。于是我们知道，孩子叫刘锦泽，还知道孩子出生在

2012年3月，孩子爸爸从事服务业管理工作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妈妈全职在家带孩子。孩子妈妈比我女儿还小一岁，自然我们就成了爷爷、奶奶。

不一会儿，孩子渐渐放下戒备之心，试着东瞅瞅西看看，并探出小碎步。孩子稚嫩地叫着爷爷、奶奶，那声音令人陶醉。当晚，我和爱人商量，以后回到家，就把门留个缝，让对门的孩子可以自由进出。爱人说：行，一个人带孩子太累，咱们两个大人能帮一把就帮一把。

掰着指头算一算，给门留个缝，好处还真不少。一是，相互有个照应。人们常说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近邻不如对门，我的感受尤为深刻。有时，来了快递，我们不在家，就让快递员直接交给泽泽妈妈。有一次，我们出门时不小心把钥匙留在门上，泽泽妈妈就替我们仔细保管。年前，泽泽家请人擦玻璃，顺便也把我家给擦了一遍。钱不要，礼也不收，让我们很是过意不去。

二是，给孩子妈妈减轻点负担。将心比心，孩子妈妈一人带一天孩子，够累够烦。我们接手一下，少则半小时，多则一个钟头。这样，孩子妈妈能稍微喘口气歇歇，还能腾出手给孩子做饭、打扫

打扫卫生。三是，开阔了泽泽的视野。虽然我们不是幼儿教育方面的专家，但也能让孩子换换环境。特别是漫长的冬季，泽泽和妈妈只能在八九十平方米的屋里打转转，现在到我们家，看看墙上的地图、翻翻书架上的书、瞅瞅有趣的藏品，说不定在种下友善的同时还能播撒知识的种子呢。四是，为我们更新带孩子的知识和技能。虽说我和爱人抚养过女儿，但毕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，如今护理理念、操作规程、方式方法都大为不同。现在女儿女婿远在悉尼，将来他们有了孩子，由于泽泽的提前加入，我们不至于到时手足无措。

五是，孩子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色彩。泽泽只要一来我们家，平静的家中就充满了欢声笑语。我们现在出门采购，特别是出差，总是想着给泽泽带个什么礼物。连我在远在悉尼的儿女女婿都说，统计家庭人数可不能落下泽泽小朋友呀……

人们常说，缝隙代表矛盾，但我们家这个门缝，恰好是连接友谊的桥梁。敞开的是门缝，打开的是心扉。要不然，大门常闭，长此以往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，不管是社会还是家庭，都会憋出毛病来的。

家事

【心香一瓣】

舅舅的恩情永难忘

□唐小明

二舅突然去世了，二舅从小就喜欢我。他去世是因为突发脑疾，然后不吃不喝，水米不进，在床上躺了一年后，某个周末，突然嘴角动了动，微笑着离开了我们。

二舅叫温周义，生前是一家银行的退休干部，他平日为人低调、随和，心态却乐观向上。

在二舅重病卧床期间，我到医院去看他，他是那样消瘦，皮包着骨头，人像缩了水一样，这是我的舅舅吗？原来那个诙谐、健谈的舅舅，此时静卧在床上竟然不言不语。表姐用手摇着舅舅的身子说：“爸，你最喜欢的外甥回来看你了。”舅舅仍然一动不动。我仔细端详着他的脸庞，惊讶地发现他的嘴角似乎在轻轻蠕动，眼角有些湿润。年近五十的我，到现在才读懂娘亲舅大的道理。舅舅有三个孩子，我的眼睛与舅舅最为相似，而现在，这双与舅舅血脉相通的眼睛，成了我感情流动的沟渠，流水有多长，我的泪就有多长。

我记忆最清晰的，是我当兵时舅舅写给我的一封封书信，字体遒劲刚健，颇有“二王”风范。舅舅的每一封书信，我都装订成册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一遍遍抚摸舅舅的信，一字一句地品读，一点一滴地回味。如今，这些书信依然完好，而我亲爱的舅舅却已经远去！我几乎把所有的东西全部交给妻子打理，而这些书信我一直自己保管，我想把它留给我的女儿，希望她长大后能像我一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品读这些书信，感受这些书信中的呵护与智慧……

还记得，9岁时我和小朋友打架摔断了胳膊，住在舅舅的果园里，二舅母削了两个苹果，把果肉用水煮了给舅舅吃，而把两个削得长长的苹果皮给我和表姐小莉一人一个，说苹果的营养全在皮里。小莉闹着要吃果肉，舅舅把梳子砸在她的头上说她不懂事。这时，舅舅给我和小莉一人一个小碗，每个碗里盛着一块果肉。一个农村小孩第一次吃煮熟的苹果，原来那么甜、那么美。现在我做梦的时候梦到苹果汤，心里经常泛起甜甜的暖意。第二天舅舅带我和妈妈到医院给我看胳膊，他忙前忙后，我坐在椅子上静静等着，那时舅舅是那样年轻英俊。打了石膏之后，舅舅给我和玉红表弟一人买了一件海军衫，并带我们拍了照片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，这张相片如今依然珍藏在我的相册里。

然而生命如此无常，舅舅就这样走了，永远地走了！当突然听到这个噩耗，我急匆匆赶到了舅舅的灵堂前，双膝跪地重重叩了三个响头，而我的心也随着这三个响头彻底碎了！

当晚，我坐在火炉旁与舅舅的子孙们聊起天来。我们面对面、心对心地交流，谈着有关舅舅的点点滴滴，也谈着舅舅留给我们的一切。夜深人静，火盆里闪着蓝色的火苗，我侧头又看了一眼舅舅的照片，舅舅的眼眸还是那么深邃，似乎有话要对我们说，但我永远也听不到了……

家事版投稿邮箱
jwqp@163.com